

那些義務的規定係符合聯合國之原則及目標一節，那祇是一項歷史問題：那些協定並不是在憲章訂定以後締結的，而是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年不列顛帝國全盛時期中締結的。我還可以斷言，所有會員國都必然了解，當地的不幸的統治者是怎樣在支配世界很大一部分的大帝國優越力量之下被迫締結條約及作成諾言的。

一六四．事實上這些條約並非平等條約；而是一個大國強加於弱小的當地回酋的條約，無論如何，那些回酋無權——絕對無權——那樣長時期出賣他們的人民的權利，他們本國的權利，如像海灣中的許多回酋一樣。

一六五．至就科威特而言，我可以斷定，聯合國各會員國一定了解我們對此項問題所採立場；我們的立場已在一九六一年七月及十一月安全理事會會議中

詳細解釋過。¹⁷ 事實上，我們從未放棄過伊拉克對科威特的權利；科威特一向是我們祖國的一部分。英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片面地把我們祖國的這一部分分開，設為一個自治回酋國，然後給與它此種所謂獨立，並不能改變歷史事實。至就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締結的條約而言，此項條約最顯著各點之一是，其中規定聯合王國有權在任何時間干涉科威特的事務。我們都知道英國政府之所以堅持其在科威特的特權地位主要是因為它在那個區域中的鉅大石油利益，那就是他們為了維持那些權利和那些特權甚至不惜一戰的唯一原因，在那些權利和特權之下，聯合王國國庫歷年來獲得了許多利潤。

午後六時十分散會

¹⁷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六年，第九五七次至第九六〇次會議，第九八四次及第九八五次會議。

第一一五三次會議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五日星期一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uhammad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

議程項目九

一般辯論(續前)

一．主席：我請要求行使答辯權的印度代表發言。

二．Mr. CHAKRAVARTY(印度)：我覺得很抱歉還要來對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上星期五發表的不正確的陳述提出答覆。我要指出，他既沒有回答我所提出的問題，也沒有對我所作陳述的正確性提出反證。顯然他發覺不可能這樣做，所以只想混淆問題。外交部長問我是否我能夠說“一九五三年印度巴基斯坦護照及簽證協定所載的規定及程序曾受絲毫尊重”〔第一一五一次會議，第十一段〕。他援引了該協定第十七項第三目和第四目。

三．我承認我對於這個問題有些驚訝，我很難相信他不記得那個協定成立以後的演變情形。在那個協定批准以後不久，關於萬千巴基斯坦國民沒有任何旅

行證件繼續非法越境進入印度的遣返問題就很顯然不能得到巴基斯坦駐印使團的合作。我們盡量勸促巴基斯坦使團遵行一九五三年協定中各該目所載程序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毫無效果。

四．一九五五年巴基斯坦修改其一九五二年巴基斯坦(入境管制)法。根據這個修正的巴基斯坦法第七條，中央政府有權在巴基斯坦境內檢舉或驅逐印度國民，並且“遇有情勢上必需時採用一切方法實行驅逐”。這是直接違反外交部長所指的那個程序的。

五．一九五六年一月我們通知巴基斯坦駐新德里高級專員說，既然他們把一九五三年協定當作廢紙，印度政府迫不得已只好行使驅逐潛入印度大批巴基斯坦人的權力。即使如此還是沒有產生結果。

六．就是由於巴基斯坦這種繼續不合作態度纔逼得印度政府於一九五七年修改一九四六年外僑法，為驅逐出境等等情事該法的規定同樣適用於巴基斯坦國民，和其他外僑沒有區別。巴基斯坦也立即跟着採取同樣行動修改巴基斯坦外僑法，把印度國民的驅逐出境包括在內。是不是我要認為外交部長不知道他本國政府因這一項立法的制定就廢除了第十七項第三目和

第四目的規定？我可否很抱歉地提醒他，當印度人在東巴基斯坦被驅逐出境的時候，巴基斯坦並沒有遵守這些規定。

七．外交部長引用了印度反對黨出版的週刊叫做“新時代”。不相信任何政黨的巴基斯坦也許不知道，但是熟悉這種制度的人便知道反對黨有時候對於他們認為是由於政府效率低而產生的情勢是會大加渲染的。

八．不過，外交部長只引了那篇長文的幾部分，斷章取義，對“新時代”是不公平的。幸而我手邊有這份雜誌，我懇請各位讓我讀一讀同一篇文章內外交部長認為應該刪節的第一部分：

“巴基斯坦回教徒滲入特里浦拉(Tripura)並不是一種新現象。過去十五年來，滲入繼續不斷，而且常常得到當地行政當局的默許。巴基斯坦回教徒的主要動機在探尋土地與工作，所以他們進入特里浦拉，在卡斯(Khas)政府土地建造茅舍，賄賂腐敗官員，俾能獲得永久居住特里浦拉的許可。

“但是此種巴基斯坦回教徒的滲入，不能再予忽視，因為目前印度與巴基斯坦的關係尤其對喀什米爾問題，情形每況愈下”——這篇文章是七月裏寫的——“並且又因為大批巴基斯坦軍隊集中在特里浦拉交界區域而常常發生事件。這領土的人民對於這些發展很警惕而且很憂慮，這是極正當的。

“在這種背景之下，因為行政當局透露過去十年中(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特里浦拉境內回教徒人口的百分數已增加一倍，而且巴基斯坦回教徒的滲入仍然每月不下於一百人，自然就引起制止這種滲入並把過去十五年來已經滲入的巴基斯坦回教徒趕出去的呼聲。

“…阿馬浦(Amarpur)”——外交部長曾提到這個地方——“的回教徒人口在過去十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四十二，是巴基斯坦人的‘最壞巢窠’…”

我想我已引了很多，足夠表示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承認是印度著名雜誌的這個週刊對於巴基斯坦人之滲入所要說的話，並且也表示他引用這篇文章斷章取義所現出的歪曲情形。

九．外交部長對於我們東軍區司令部的簡單的改組覺到一種威脅的意義，其實我們這樣做，是因為需要

便利軍事行動來抵抗最近中國進入印度的侵略行動。巴基斯坦仍然被人看作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戰士，而且因為這個原因接受可觀的軍事援助，現在卻決定和中國勾搭了。

一〇．十月十三日有一個路透社報告稱，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邊疆談判已在北京開始。怪不得巴基斯坦近來對於東南亞條約組織的會籍不太熱心。

一一．現在我要談到外交部長對我十月三日所作陳述的評論。他對於臨時紀錄中一個不幸的排印錯誤大做文章，其實那個錯誤是立即就改正了的。我所說的是：“法律上規定不得擔任國家最高級職位”，不是“各種高級職位”〔第一一四一次會議，第二二二段〕。他又誤會了我認為非回教徒僅僅因為他們不得擔任高級職位就成了二等公民。我並沒有說他們僅因每一公民擔任高級職位的天賦權利被剝奪就是二等公民。我還提出了其他證據，就是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受到歧視，使他們沒有安全感。

一二．外交部長要為巴基斯坦歧視性憲法辯護，便舉下列事實為例：在聯合王國只有基督教徒而且是某一特殊教派纔能戴王冠。舉這個例子實在很奇怪。王位並不是一個選舉職位。並非每一基督教徒即使是某一特殊教派，都能企望做英國國王或女王。別人可以控訴的是何種歧視呢？一個公民所能企望者祇是一個選舉職位，而不是一個世襲君主。

一三．再者，如果他一定要提到美國憲法，他最好先讚揚美國選民，因為美國選民在選舉總統時不受宗教考慮的影響。

一四．我用“巴基斯坦自稱是一個回教國”等字乃是經過考慮的，因為我沒有理由認為巴基斯坦是一個真正回教國。外交部長只想轉移我所提出的主要問題，即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間有二百二十五萬之多的非回教徒被趕出東巴基斯坦。這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他沒有辦法能夠否認。

一五．外交部長稱我曾說過“巴基斯坦自一九四七年成立以來沒有舉行過一次普選”〔同上，第二三二段〕，他又再錯引了我的話。他把我用的一句極重要的話刪去，即“甚至依英國統治時代所獲比較有限的選舉權”。今年年初的那一次選舉是一九四七年以來所舉行的唯一選舉，而且還是在九千萬人口中由八〇,〇〇〇合格選舉人組成的選舉團投票的間接選舉。他是不是要否認我的話，這一次議會選舉甚至沒有用上英國

統治時代就已經有的比較有限的選舉權？不，他不能夠否認。

一六．現在談到喀什米爾問題，外交部長又摘述了我的論據，但是並沒有給一個直接答覆。我曾說英國政府明白申明僅僅劃分英屬印度，而不包括印度邦君所統治的各邦在內，他是不是要對我這個陳述提出異議？不。我曾說印度與巴基斯坦以及聯合王國曾共同決定應該僅由統治各邦的邦君決定願否加入，他是不是要對我的這個陳述提出異議？不。他對我下面的陳述都不能夠提出異議：加入印度或加入巴基斯坦的權利乃是各邦君的權利；一邦之加入與否和劃分英屬印度的原則無關。他沒有答覆我的問題，即巴基斯坦對那些邦君業已加入巴基斯坦的各邦人民是否給與自決權。他是否懷疑各邦加入的合法性？假使巴基斯坦信奉自決原則，他並沒有回答我的問題為什麼巴基斯坦一定要首先侵入喀什米爾邦。這些確實是很為難的問題——最好避而不答。

一七．雖然他對我的問題避而不答，我倒毫不規避要答覆他的問題，他說，我是否有膽量說唯有封建大君纔可決定喀什米爾四百萬人民的命運。我的答覆是直接而明確的。是的，確實如此決定的，況且，巴基斯坦與印度以及聯合王國都是這一決定的當事國。這便是大約六〇〇個王邦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所根據的原則。一九四七年六月三日英國政府聲明中已明白指出加入與英屬印度劃分原則無關。該聲明稱：

“英王陛下政府茲願明白申明凡上文所宣佈之一切決定僅有關英屬印度，其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二日內閣特派團備忘錄所載對印度各邦的政策並無變更。”¹

內閣特派團備忘錄讀如次：

“英王陛下政府將停止施行最高權力。這就是說……因其與英王的關係而得到的權利已不復存在，各邦向最高權力所放棄的一切權利均將恢復。因之，各邦與英王……間所有政治協定一律終止，在此青黃不接期間，應由各邦與英屬印度之繼承政府或數政府組成聯邦，否則可與該繼承政府或數政府締結特別政治協定。”²

一八．經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法修改的一九三五年印度政府組織法中載有關於加入的規定：“任一印度

邦經其君主提具加入書……並經總督表示接受後，應視為業已加入自治領。”³

一九．外交部長提到久納格(Junagadh)。反對久納格加入巴基斯坦是因為與鄰近原則不合；因為該邦並不鄰近巴基斯坦。當地人民也明白表示反對。至於喀什米爾，不僅邦君而且回教徒黨員佔百分之九十的主要政黨也贊同加入。

二〇．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問我是否目前舉行全民表決會對印度大有損害。我要再度不逃避這個問題，不像他那樣對我的問題避而不答。我的答覆是當然對印度大有損害，這並不是因為如外交部長所想像，全民表決會贊成巴基斯坦，而是因為社會情緒的激動對於印度與巴基斯坦境內少數民族社會大有損害。巴基斯坦也許不關心其境內的少數民族；印度卻不然。雖然喀什米爾之加入在法律上業已確定，不可再有變更，但是我們為了和平解決起見，仍然接受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的決議案，不過有一個特殊條件即巴基斯坦要首先撤退其在喀什米爾佔領部分的軍隊。假如做不到這一點我們便不受決議案的約束，這也是已經說明白的。於是我們就希望全民表決在數月內即可結束。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中，我們仍在經歷分治的恐怖加上大規模的人口移動及社區暴亂。當時印度和巴基斯坦境內的情形都談不上安定。情勢已很紊亂，因此在那種情形之下在喀什米爾舉行全民表決，引起激烈的社區情緒，只能把情勢弄得更壞。

二一．現在，這一切都已成為過去的歷史，印度和巴基斯坦兩方面對於這個歷史都應該感覺慚愧。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了十四個年頭，既然巴基斯坦故意不遵奉那些決議案，而且喀什米爾本身也有了種種演變，所以不再可能受那些決議案的約束，也不可能再照那些決議案繼續進行。在這許多年中，我們經過了極大努力在非宗教的基礎上在印度建立了一個穩定的民主國。我們有六千萬回教徒，幾百萬基督教徒以及許多其他少數民族，所以不願再有大規模人口移動和大屠殺來擾亂印度的穩定，危害我們的生存。這樣就要摧毀印度過去十五年來所努力完成的一切。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曾經引述 Jarring 大使的話，可是他卻忘掉 Mr. Jarring 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報告書中所說的話。Mr. Jarring 說：

³同上，第六段。

¹ 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十二年，一九五七年一月、二月及三月份補編，文件 S/PV.761/Add.1，附件捌，第十八段。

² 同上，附件肆，第五段。

“具有特別性質之國際協定若未能迅速實施，因協定所針對之情勢時時轉變，其實施可能日見困難。”⁴

情形確實如此，一點不錯。現在巴基斯坦說讓我們回到一九四八年及一九四九年的情形，已經為時太晚了。

二二．外交部長最後的結語曾引用巴基斯坦開國元首所說的話。這些誠然是一位偉大領袖的崇高的情緒的表示，但是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間，甚至在初期大規模人口移動之後，把東巴基斯坦二百二十五萬非回教徒擠走就強有力地證明了自這位偉大領袖去世之後繼任的各次巴基斯坦政府尊重這些諾言與保證的情形。

二三．主席：我請巴基斯坦代表行使答辯權。

二四．Mr. CHEEMA (巴基斯坦)：我原來不想在今天下午要求發言，但是印度常任代表又再度認為要對若干問題提出挑戰，所以我國代表團職責所在，不得不要求行使答辯權。

二五．印度代表提出若干指控，其中特別提到錯引了話和斷章取義，不知道我本國立法以及勾搭中國等等。他又很高興地說，印度和巴基斯坦雙方對於過去七年中所發生的事件都應該感覺慚愧。我要明白申明，就巴基斯坦而論，我們沒有任何事情感覺慚愧，也不需要為任何已經做的事情感覺歉仄。事實上，如果印度想一想他們對於公認的喀什米爾人民領袖 Sheikh Abdullah 作了七年長期審訊而又不時請他做總理的那種兒戲情形；如果印度想一想他們對於少數民族特別是回教徒的待遇，和以屠殺一隻牛等等小事為藉口而發動的有系統、有計劃的社區暴動；如果印度想一想他們給與 Nagas 的待遇；如果印度想一想自稱為一非宗教國家並且全體公民享受同等權利的時候，對於高呼非宗教主義以及誇張不暴動精神，究竟做了些什麼，想到這些它便應該感覺非常慚愧了。

二六．我恐怕不僅在印度代表的心目中並且在一些其他人民心目中，對於回教似乎基本上一種錯誤觀念。我要指出：回教並不是一種個人的典禮或儀式，而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生命的綜合制度、是一種政治與社會運動。回教是巴基斯坦憲法所根據的意識形態。我們對它不感覺慚愧，我們對它也沒有矯飾。我

⁴同上，第十二年，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月及六月份補編，文件 S/3821，第二十一段。

們是以身作則，言行一致的，不像印度從它實際上的舉一動看來，它所宣講、所表白的都是矯飾偽善。

二七．目前我很難對印度代表提出的每個問題作一周詳的答覆，所以我請求准許我國代表團在未來機會中提出詳細答覆的權利。

二八．Mr. GUIRMA (上伏塔)：上伏塔共和國代表團第一次在一般辯論中來到這個講壇發言，所以要首先向主席閣下當選為本大會主席慶賀。我們很高興我們選了一位能幹而且經驗豐富受到普遍尊敬的人來主持我們的會務。上伏塔政府要向你慶賀。在你的英明領導之下，毫無疑義我們所關心的問題一定會認真討論而且特別加以注意。

二九．我不預備逐一檢討這些問題。我祇想對那些最重要的，即裁軍、“冷戰”及消滅殖民地制度，說明上伏塔共和國政府的意見。

三〇．上伏塔人民和所有其他人民一樣，渴望和平。但是槍礮的響聲以及污濁了空氣的原子彈的爆炸都不是表示和平現象。人人知道去年蘇聯如何大吹大擂恢復了原子試驗。雖然大會中大多數會員國提出抗議，它毫不遲疑地爆炸了人類所製造的力量最大而且最有害於健康的炸彈。很顯然，在這次不必要的和不合時的爆炸之後，美國便也要恢復試驗，俾不致落在蘇聯之後。

三一．從此以後，差不多每天都有原子彈爆炸，像腐爛的蛋一樣——地下、空中和外空都有；並且因為有降落物，所以空氣中放射作用也日益增加。生產畸形嬰兒的數目比以往更多，很難使人相信所有這些畸形嬰兒都是完全由於一種叫做沙立陀嗎(thalidomide)的新藥品所造成。我們這些人民猶如足球比賽的觀眾一樣，觀察進入外空或者登陸月球的比賽，現在已開始逐漸不安，不知道那些有時載有太空人環繞地球軌道旋轉的器具是不是負有科學使命和死亡使命，是不是表示一種人類災害的來源。為了這種理由，我們要加緊努力求取迅速徹底的裁軍。

三二．如果說整個世界都切望裁軍，那是不正確的。因為，倘若果真如此，就不會為措辭和程序問題大加爭執，就可以立即找到一個解決辦法。

三三．在上伏塔方面，它認為在立即停止核試驗的條約簽訂以後，應該對一切核武器及其投遞載具作一個總清查。一旦這些武器在一個包括小中立國家的特派管制機構督導下查點清楚以後，便將這些武器堆積在一個公共廣場，舉火焚毀，藉以慶祝和平。這是

唯一方法，我們可以絕對確定所有有害武器、他們的投遞載具以及他們的生產工具都真正毀滅掉了。

三四．同時，根據個人經驗，上伏塔要在此公開提出可能受這些器具而犧牲的賠償問題，因為這些被射入外空的器具分裂以後不能確實知道它們的碎片何時降落，並且落在何地。一九六二年八月在上伏塔的 Fada N'Gourma，有一個神秘的物體由天空落下，其聲如雷，同時帶有使人睜不開眼睛的閃光，使附近各鄉村驚惶不已。墮落地點由於該物體爆炸力量，造成了一個三公尺長的大坑。這個物體可能落在一個全是無辜兒童的學校裏，或者和平農人的市場中，或者無害的行政或商業房地，使千百人民死亡並且使損失數值達千百萬法郎。

三五．可能有兩種解釋。這個物體或許是一塊隕石——如果是這種情形，那末報紙、無線電和電視中就會有報導，各方就會紛紛談論這個天災和其蒙難者，有慈善心靈的人士就會受到感動，因此便會向上伏塔捐贈各式各樣禮物，同時各方就會紛紛來電表示整個世界的同情。但是這個物體也可能是人造器具由於技術上的毛病或者“外空生命”終結而落在地球上。我們現在知道兩個主要國家，他們的財富和力量足夠浪費金錢在這種危險遊戲中表現他們的力量。因此，各位是不是認為經過調查和專家檢驗以後，應由製造這些器具的國家負責賠償可能損失，乃是公平的？是不是由被判定負責的國家賠償並向受到此種危險事業災害的國家賠款乃是公平的？不管怎樣，上伏塔提出這個問題，並且願意和所有有誠意的人協力工作，向本大會提出一個決議案，促請對於可能受到這種核子與外空試驗犧牲的國家訂立賠償規定。

三六．很顯然，因為自上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過去曾是聯盟的國家互相競爭統治世界，所以繼續不斷加緊武器比賽。

三七．一方已經藉經濟力量而得到統治，將帝國主義沉重和壓榨的外交加諸整個人民。另一方則想藉新式帝國主義開始其統治，加上具有引誘意義的意識色彩，設法以各種可能方法強制整個世界接受。這種情勢便是所謂“冷戰”，使冷戰持續不已的問題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冷戰”中的假問題就是那些僅着重問題的外表而不深入問題的根源。

三八．一個使“冷戰”持續的假問題的例證便是本大會每年經常討論的匈牙利問題。實際上我們都非常清楚一九五六年布達佩斯所發生的事件；我們知道一

個民族想要解脫他們所痛惡的政權所加的桎梏。雖然一般人都知道自從波茨坦及雅爾他會議以後已產生一個新世界，在這個新世界中不再有狹義的良好傳統和遵守諾言的精神了，可是這個勇敢的並且值得驕傲的民族還是懷抱着希望。

三九．因此，當蘇聯坦克車在布達佩斯街頭巷尾將力竭聲嘶呼求援助的匈牙利英雄殺害得遍地屍首的時候，纔發現唯一的救助乃是優美言詞和同情之淚而已。在一九三九年給波蘭的一張空白支票證明非常昂貴。在一九五六年給匈牙利人民的這張空白支票根本就無意兌現了。

四〇．既然如此，為何還要再追究這件事？已有一個政府在掌握權力；不管他人對該政府的意見如何，這是一個合法政府，因為該政府控制全國並制訂法律。

四一．由於這種理由，上伏塔代表投票反對將匈牙利問題列入議程；因為辯論該問題根本不能解決任何事，反而祇會使一個已經很壞而且有爆炸性的情勢愈益加劇。

四二．在另一方面，上伏塔人民和政府堅決支持那些為自由而奮鬥的人民，支持那些受到武斷分裂但一部分仍然自由的人民，向聯合國各會員國要求對他們適用聯合國憲章中規定所有人民應有的權利——民主自決權。

四三．現在我祇提到德國與朝鮮人民的情形。

四四．不錯，德國在大戰中失敗了。但是，一個戰爭在結束十七年以後還沒有簽訂條約，這恐怕是歷史上第一次。自從百年戰爭以來，這種情形在文明國家中很少見到。

四五．若干先我發言的人非常強烈地批評德國的報仇態度、德國的好戰行為以及德國的黠武主義等等。第一，攻擊一個不在場的國家以及譴責一個無法對這種攻擊提出辯護的國家，乃是一種粗俗行為。第二，人人知道德國已分裂成為兩個部分。

副主席 *Mr. Allott* (美利堅合眾國) 代行主席職務。

四六．在東部，在地球上建造天堂的人們已經開始工作。在西部，已經在一種堅定信念下恢復工作，即自從上帝把亞當 (Adam) 和夏娃 (Eve) 從地面上的天堂中趕走以後，人只知道他的弱點和痛苦。

四七．然而，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情形如何？千萬人民從所謂東方天堂中逃出，進入所謂西方地獄，並

在那兒居留下來。有人告訴我們說，這種事實不確，實際上並無難民，這都是資本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的宣傳，旨在詆毀以科學方法建立的社會主義。事實上，我們非常驚奇，這種社會主義不久便建造一道堅實的圍牆，把柏林分裂為二。與我們所期望者相反，這道圍牆並非保護社會主義的天堂，抵擋不良份子從西部違法移入。不，這道圍牆——也是真理之牆——使我們知道東部並非天堂。這道圍牆證明東部卻嚮往西部政制。這道圍牆自從建造以來，已有多次染上了一位烈士為自由而犧牲自己的鮮血，這位烈士的目的是要使世人知道，多少世紀以來，祇有野蠻人纔往往以厚牆把他們自己包圍起來，以便掩飾他們古怪的不可容忍的勾當。

四八．上伏塔全體人民一致支持其民主政府，對於在柏林建造的這道無恥圍牆表示深切憎恨；我要再說，上伏塔認為柏林問題以及整個德國問題的解決在於由主權人民投票的自由民主的自決。有些發言人提起事實上已有兩個德國存在的問題。柏林圍牆就明白指出祇有一個德國民族，所以祇有一個德國；數百萬長隊難民殉難以及他們在逃亡途中慷慨流血因此英雄烈士屍體遍地的情形，便暴露出真理之所在及真正德國——唯一可取的德國——應採的行徑。

四九．我提起朝鮮問題，同樣也是因為這是一個維護自由的問題，並且就此事而論，聯合國根據本組織所依奉的憲章所具有的一切道義力量，是直接有關的。

五〇．朝鮮人民除了和平與統一而外，還希望什麼呢？在朝鮮，也是把北部稱做天堂，把南部稱做地獄。然而不久，便有五百萬以上幸運的人民離開共產統治而加入南部那些被咒罵的人民。北朝鮮和南朝鮮兩方人口差數的逐漸增大就說明了真正的內情。

五一．讓我們不要聽到有人說駐在朝鮮中立區分界線的外國軍隊必須撤除。聯合國會員國竟把聯合國軍隊稱作外國軍隊，這豈不是很奇怪的事？不管怎樣，朝鮮人民——愛好和平的人民——認為這些軍隊是精神上與物質上的保證，那就是說，他們的統一，經過全民投票的民主程序，定將得到所有具有善意的國家的支持。

五二．既然我在說到亞洲問題，我就簡單說明我國政府對於中國問題的意見。

五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的法律方面是非常清楚的。況且，聯合國不能偽稱一個有七萬萬人口的國家並不存在。不准某些國家加入聯合國就是推翻本組織會籍普及原則。更有甚者，假如大陸中國果真不久就要加入原子俱樂部，那就很顯然倘若裁軍問題沒有這個擁有世界上最大軍隊的國家參加便行不通。這是非常清楚的。

五四．但是，如果大陸中國真正希望參加聯合國作為一個能合作的會員國，那末它的能否入會便完全須以它本身態度來決定。它的領導人也是一樣決心在地球上建造一個天堂。雖然我們聽說他們遭遇到嚴重的經濟困難，但仍然祝他們諸事順利。讓他們解決那些困難，在地球上建造他們的天堂並且勿使鄰國感覺惶恐不安。

五五．國民黨中國的人民完全有權享受他們自己選擇的不同生活方式，因為這就好像一個發生離婚的家庭一樣，不僅可以容許，而且為各方所承認接受的。倘使臺灣人民願意在共產黨中國人民公社天堂以外生活，上伏塔決不會投票剝奪那種自決權利。這便是為什麼我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的問題實在非常重要。

五六．我要在結束我對“冷戰”問題的意見時提到另外一個使人感覺十分憂慮的問題——巴勒斯坦難民問題。

五七．這是一個假的問題，而且已經拖延得太久了。有許多問題必須首先解決然後纔能步入和平大道，通行無阻，這個問題便是其中之一，因為我們都知道，世界上這一個區域正坐在引火線上，與柏林或古巴同樣危險。這個區域逐漸變為一個不可設想的軍火庫，充滿着極可怕的威脅。那互相對立的雙方把“冷戰”課業學習得非常精通，他們能說一套盡善盡美的“冷戰”語言。假如有人要試驗火箭，就讓他們去玩弄那種危險遊戲吧！但是當他們告訴我們說這些火箭會絲毫不差地落在什麼地方，那就不能使人安心了。蘇聯所製裝有各式軍備的軍用噴射飛機遍佈整個區域，而美國也在提供別種防禦武器。

五八．這是一個須要講理智的例證。不僅僅如此。這是一個應該講常識的實例。常識是什麼呢？那是很簡單的。

五九．現在有一個以色列國。它是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它是受到普遍承認的，而且有許多國家還非

常看重它。它在實際國際合作方面非常活躍。一百萬阿拉伯難民確實有權提出應如何賠償他們的財產損失，但是決不可能單單因為他們對此事不肯妥協便可以把以色列國從世界地圖上劃掉。

六〇. 大國不可能對於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在中東發生戰爭漠不關心，我們不久就可以看見它們站在直接敵對各方的背後互相爭鬪，因為迄今為止世界上任何地方甚至發生極小衝突，它們都會想盡法子那麼作的。它們那樣熱心供給軍火，便足以使我們相信，如果這種衝突在中東爆發，它們是不會袖手旁觀的。

六一. 再者，凡是了解中東、了解其歷史及其鉤心鬪角情況的人，都可斷定以色列如不存在，只會留給我們許多和目前所遭遇同樣複雜、同樣危險的問題。

六二. 因此，上伏塔政府相信我們應該增進世界和平，極力設法使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坐在會議席上討論他們的問題，俾能依據憲章基本原則談判和平解決辦法。

六三. 上伏塔政府歡迎一位與阿拉伯世界有關係的非洲國家元首——新近獨立的阿爾及利亞元首本貝拉總理——在本講壇宣稱，從他本國七年長期戰爭所得經驗，深知談判可以解決許多問題並且可以減輕人民的痛苦〔第一一四七次會議〕。因此，我要再說，阿拉伯難民問題如照平時一向的說法，便是一個假問題。現在我們必須從其因果關係的背景，很具體地說出來（將來時間過久以後也非要如此不可），那就是說：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必須進行談判；中東必須解除武裝。再者，那些要求非洲非核化俾使非洲武裝解除的人何以不贊成拆除中東和平大道上佈滿了的所有陷阱，實在使人難以了解。

六四. 中東是世界上兩大宗教的搖籃，也是博愛與和平的許多其他神聖呼籲的策源地。如果企圖在世界這一地區維持戰爭氣氛，那就是無恥地出賣了和平的神聖使徒。我要向以色列外交部長 Mrs. Golda Meir 慶賀，因為她經常在本講壇一再提議應該使中東成為真正與徹底裁軍的開始之地。這是一個積極的提議，上伏塔政府非常贊同，也應該由所有謀求和平的人記取在心。

六五. 我已經十分強調足以引起不安全的問題——就是“冷戰”問題——因為我們現在看到消滅殖民制度的現象，結果新生了許多愛好和平的國家，切望建樹

新的生活。說到這裏，我要向阿爾及利亞慶賀，阿爾及利亞人在奮勇爭取解放與民族獨立時表現了英雄壯烈的精神。我也要向法蘭西慶賀，它表現了極偉大的勇氣並且真正了解現代生活的現實，使阿爾及利亞實行獨立。我要代表我國政府特別向戴高樂將軍致敬。我們已經在此說過，他是一位守信用、具有極大人道精神的人，富有聰明智慧，使他有能力很正確地判斷現時代的大事。他在著名的一九五九年九月十六日歷史性的演說中承允一個由阿爾及利亞人自決的阿爾及利亞，這是在他恢復當權以後不久發表的。今天已經成了事實：阿爾及利亞本身已表示贊成民族獨立；由於戴高樂將軍，阿爾及利亞已為阿爾及利亞人所有。

六六. 在歐洲，一方面有這些偉大人物經得起時代的考驗，領導着偉大的人民；一方面卻又有微不足道的政治家，目光短淺的獨裁者，像那位使葡萄牙恐怖不堪的瘋狂首領，眼光只能看到他的鼻尖，把安哥拉弄成人間地獄，我們感覺何等惋惜。在那兒，他的為惡的黨羽圖謀維護貪污不法的利益，簡直就是不可容忍的霸佔，整天屠殺愛好和平的人民，而這些人民唯一的罪狀就是要求讓非洲人享受自由。假使印度在哥阿那樣令人欽佩地給葡萄牙政府的重大打擊，還不能改變該政府變態的自大狂，它就應該了解有一天那些受迫害的所有非洲人會聯合起來把它趕出安哥拉，而且這個日子已經不遠了。我們甚致還不清楚沙拉查政府究竟在代表誰犯下所有這些罪惡。大家都知道葡萄牙人民痛恨它們的政府，咒罵他們的總理，都是很不耐煩地在等着他快快垮臺。我祇想說，在非洲各地——在安哥拉、在莫桑比克、在所謂葡屬幾內亞、在綠角羣島以及聖多馬和太子島——葡萄牙殖民統治的日子是可以數得出的。

六七. 法西斯西班牙也是如此，該國非法地武斷掠奪了赤道幾內亞人民的權利。非洲沒有一部分可以留在殖民主義者的搶劫爪牙之下。這便是為什麼我們規勸對於羅德西亞與尼亞薩蘭問題握有關鍵的國家，重新以它傳統上的理智行事。那些國家正在強制實行一種極不公平的制度，使非洲人受白人的統治。流血事件已經開始發生。假設沒有發生一件重要事情，使我們全體都可以客觀地檢討這個情勢，我本是要對這個問題詳細敘述的。各位都知道，第四委員會中聯合王國代表因為接到他本國政府訓示與他本人良心發生嚴重衝突，所以辭職了。這位先生並不是一位普通人。他出身於世家，富有誠實與勇敢的良好傳統。他本人

在其一生事業中有好多次必須應付微妙的問題。他是賽普勒斯境內得到和平結果使該國達成獨立的设计人之一。Sir Hugh Foot 在本屆會辭去聯合王國代表團職務並不是因為他要譴責他本國；他之所以辭職是因為他要對他本國所採盲目政策提出警告，希望他本國不要由於自己錯誤而譴責自己。

六八. 仍然在非洲直接或間接採取殖民主義政策的不僅僅是聯合王國、葡萄牙和西班牙而已。南非也是這個俱樂部的一份子。該國代表走到本講壇發言深受良心責備；他受到良心責備的一個證明便是竭力設法指出他人的錯誤來為他本人的罪惡辯護。他指摘其他實行種族主義的國家。例如，他暗示美國的情形就是如此，不知道還有多少其他國家也一樣！我要向他指出美利堅合眾國與南非之間的不同之點。不錯，美國有種族隔離的情形；甚至該國內若干地區情形很壞。但是，美國政府卻沒有給予法律地位；它並沒有誇耀這件事；相反地，該國政府卻極力加以制止。該國政府為了要使一位年青黑人能夠進學校，便請法官合法地民主地向一位反動州長威脅要拘禁他並要他當場繳付罰款。該國政府派遣警察逮捕一位退任將官，因為他不識時務，不了解人類價值的意義。該國政府派遣軍隊進據密西西比大學(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以保護一位黑人並驅散許多瘋狂的示威者。總而言之，甘迺迪總統是一位偉大總統，他了解而且尊重人類尊嚴，他值得被列為自由世界領袖中的有名人物。

六九. 如果南非人民實行種族主義而政府卻設法壓制種族隔離，那末就沒有人會責備它；實則適得其反。然而，南非政府的見識、理解和哲學都是有偏見的；這便是不可容忍的事。所以，每次該國部長在此發言，無論如何努力，都是為一個已經失敗的案子作辯護。他提出那些似是而非的論據就證明他的內心有矛盾。但是，對於南非的真正不正常病態將要另再舉行辯論，所以上伏塔保留屆時對此問題發言的權利。

七〇. 我在結束對於廢除殖民制度的意見以前，要說幾句關於新幾內亞的話。我國政府認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與荷蘭王國之間關於西新幾內亞(西伊里安)所訂的協定[參閱 A/5170, 附件]是無效的，因為沒有和有關的當事方諮商，實際上根本沒有理睬它。我對這個協定提出嚴重抗議。我還要聲明，就是這一特殊事件而論，我國政府並不是為殖民主義論據辯護。我們從來沒有站在荷蘭的一方。我們一向認為我們有責任替巴布亞人辯護。巴布亞人不是印度尼西亞人。印

度尼西亞人要求荷蘭人撤離所根據的理由，即荷蘭人不是印度尼西亞人，也可以同樣說明不應該把巴布亞人交給印度尼西亞人，因為巴布亞人也同樣不是印度尼西亞人。

七一.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已在原則上同意舉行公民表決，這一事實便證明該國間接承認有一個種族社會存在，並且該國認為這一種族應該決定贊成印度尼西亞。我國政府不相信這個將在一九六九年舉行的公民表決是公正的，因為一個直接有關當事國將有五年的时间管理新幾內亞。

七二. 因此，我要在此聲明，實行殖民主義的是印度尼西亞，況且它還以戰爭威脅方式的敲詐和“冷戰”來達到它的目的。

七三. 我國代表團在表決該問題時棄權[第一一二七次會議]，藉以表示對於聯合國在該國所採行動的效力提出保留，而本組織依據憲章的正當任務乃是由它管理該國直至舉行公民表決時為止。在新幾內亞，印度尼西亞背棄了萬隆會議的神聖原則，而那些原則卻正是我們的力量源泉。

七四. 此外還有剛果問題。就這件事而論，我國政府完全贊成宇譚計劃。說一句粗俗的話，現在已是宗貝先生不要再“開玩笑”的時候了。現在時候已經到來，他應該斷絕對非洲有危險的那些友誼與聯繫，諸如他與種族主義南非以及所謂羅德西亞及尼亞薩蘭聯邦自稱為聯邦政府的友誼。上伏塔政府可以預先贊成一切足以加強剛果中央政府及統一該國而採取的強烈措施。

七五. 關於“聯合國危機”問題各方已經談得很多。其實，聯合國危機發生並沒有什麼可以詫異，因為有若干會員國的行爲簡直和瘋子一樣，自己跨坐在一顆樹的樹枝上，正在拚命用力割鋸樹幹，可是卻向來自各方的行人叫喊，“當心樹枝落在頭上！”。

七六. 可是，很客觀地把這個問題檢討一下，就證明歸咎於他人是不可能的。亞非集團的行動都是順從歷史和天命。因此，本世界乃是處在最有利情況之下開始實行各國間的真正合作。亞非集團所採行動已把那個由舊金山聯合國製造出來的閉關而不發生效力的俱樂部加以清滌和改造。客觀地檢討這個問題之後就發現破壞聯合國威望者乃是那些理由不明拒絕忠實地擔負起本組織各項業務中他們應該承擔的責任的人。例如，倘若蘇聯同意對剛果費用承付其應攤的部

分，聯合國就不會陷於危急狀況；倘若南非把它竊取的西南非洲交還本組織，而且它決定在其政府政策上堅守憲章原則而不設法把聯合國變為一個專講串謀與妥協的俱樂部，就不會有聯合國危機發生；倘若葡萄牙在安哥拉停止罪惡深重的大屠殺，就不會有聯合國危機發生；倘若阿拉伯國家同意與以色列會談他們之間的歧見，藉談判方式予以解決，就不會有聯合國危機發生；倘若各方很審慎地尊重各民族的自決權利，而且本組織不以西新幾內亞協定一類令人懷疑的行動而妥協，就不會有聯合國危機發生；倘若准許朝鮮人民和德國人民舉行全民表決，就不會有聯合國危機發生；倘若聯合王國在羅德西亞光榮地恢復民主措施，就不會有聯合國危機發生；最後，倘若美國和蘇聯決定遵守請求他們立即停止原子試驗以及毫不遲延立即裁軍的決議案，就不會有聯合國危機發生。

七七．聯合國危機之所以發生並不是因為渴望和平與正義的小國家公開指責聯合國；而是因為大國一貫地拒絕聽取那些國家的意見。

七八．上伏塔政府雖然拒絕參加任一集團，而且正因為拒絕結盟，所以遇到正義和自由的神聖原則受到威脅時，即起而承擔防衛之責。

七九．我們的獨立不是一件可以使我們安樂自滿和行爲不慎的偶然事情。我們的獨立是審慎將事深思熟慮的結果；就我們來說，它是一個偉大的工具。因此，我們不會染到獨立幼稚病，毫不檢點地不分皂白地和任何人結盟；不管所牽涉到的究竟是積極國際合作還是在我們責任有限的世界中作不負責任的宣傳。我們不與任何國家發生關係，除非有了關係以後就準備毫不含糊地爲和平目的從事有效的合作。上伏塔感激上帝，它仍然可以按照自己願望自由安排其國際生活，它要一直保衛那種自由。

八〇．若干發言人已在此擔負起精神指導者或保護人的責任，向那些意欲與共同市場發生聯繫的國家提出警信，虛報“狼來了，狼來了！”。但願彼此雙方不存幻想。我們各個國家不再是兒童，不會受到關於老嫗的故事或鬼怪的驚嚇。祇要共同市場適合我們的需要，我們就會繼續與它發生聯繫。我用“聯繫”二字是很審慎的，因為字語各有其意義。“聯繫”二字很顯然表示分擔業務的行動與責任。我們不需要精神指導者或守護神來告訴我們那些事對我們有利，那些事無益。人人都應該了解這一點。這種責任感的了解逼使我們鼓吹非洲團結。

八一．上伏塔政府很高興，民主幾內亞的著名領袖——一位深受全非洲尊敬的偉大非洲人——數日前在這兒說〔第一一四八次會議〕，實行非洲團結並不是說小國家，小非洲國家必須如帝國主義者和各式殖民主義者所一直希望那樣彼此爭吵。當 Sékou Touré 在此申述他一向所堅信的意見時，同時也極精闢地表示了他的非洲同胞的深切信念，非洲同胞和他一樣，有責任引導人民步入非洲民主主義的大會合。當這位著名幾內亞領袖在本講壇強調非洲不需要外來理想與主義時，他是以今日非洲真正發言人身份發言的，非洲本身的特殊性格必須自己養成，自己表現來對世界文明提出貢獻。沒有人更比他合格來做這件事。

八二．我國政府希望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都會注意這種情形，並因而受到警告，到了不久即將來臨的非洲團結大會那一天，就不會再有一寸土地可以讓他們實行惡毒無恥的企圖來分裂我們。

八三．這便是上伏塔政府對於目前世界中各種問題的意見。

八四．Mr. WACHUKU (奈及利亞)：副主席先生，我要經由閣下對於主席當選負責領導這個偉大大會本屆會審議各項問題，表達我國代表團的慶賀之意。我還要向前任主席突尼西亞外交部長 Mr. Mongi Slim 在上一屆會中很圓滿地履行他的職責，表示感激。

八五．我也要乘此機會向大會各位副主席以及各委員會主席表達我國代表團的慶賀之意。我們希望他們將在本屆會中竭盡努力加強聯合國，把大會各項活動領導到很成功的道路上。

八六．我要說當我們回憶在上一屆會中我們參加解放盧安達和烏隆提的最後一幕時，我們奈及利亞人是多麼快樂。我們很高興，在本屆會中盧安達、烏隆提、牙買加、千里達及托貝哥國以及阿爾及利亞都成爲聯合國正式會員國了。對我們說這是很重要的，因爲新國家中有兩個是非洲國家，另外兩個——牙買加和千里達及托貝哥——都是非洲人以及世界各地非洲後裔人民所關切的國家。本人代表奈及利亞政府、代表團及人民向這些臻達獨立並成爲聯合國會員國的國家慶賀。我們深信爲了人類利益，他們微小而有意義的聲音將會有助於本組織的加強。

八七．烏干達現在已成爲另一個非洲獨立國家而且不久就要和我們一起參加大會，我也要對這一事實

表示奈及利亞政府和人民以及我國代表團的欣慰之意，用一句非洲話說，這又使非洲的帽子上增加更多的羽毛。烏干達將要成爲聯合國第一百十個會員國。奈及利亞對於這件事深感欣慰。當我們成爲第九十九個會員國時，我們是這個家庭中的一個嬰兒，但是在爲期二年的時間中，我們添了若干小弟弟，現在我們自己感覺因多多少少長大了爲榮；也許我們現在能以成人的意見發言。

八八．在十月一日——即大約二星期前——我國慶祝獨立二周年紀念。我國總理在此發言時已明白聲明——本人也是許多次如此聲明——我們的政策是不結盟。當我回顧這兩年，我認爲我可以說我們已毫不含糊地證明就我們而論，不結盟不祇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個事實。奈及利亞已許多次根據它本身的了解與經驗所作決定以及它所了解的真理作了肯定的聲明與立場——不祇是因爲它要討好於某人。我們這個國家很謹慎地設法使我們的行動符合我國所屬的聯合國以及我國所在地的非洲大陸。我們已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極力遵行憲章下所承擔的義務以及達成獨立所根據的原則。

八九．奈及利亞對於聯合國發展十年，具有信心。正如我在本講壇另一場合中所說，我們是一個處處趕急的民族。我們必須跨過數個世紀。非洲希望在十年之內完成他國在一百年內有充分時間慢慢完成的事業。我們不能虛費時間。工藝與科學日日進步，不能等待我們。我們必須加足速力在世界裏迎頭趕上。

九〇．我們堅信大部分問題都是關於人的問題。我們既然都是人，我們就造成問題、環境以及引起問題的情況。既然這些都是關於人的問題，那末就可能以採取人的方法、和他們討論及勸說等方式解決這些問題。我們不相信以武力來完成我們的目的。這可由下列事實證明：奈及利亞獲得獨立以及在其領土內政治地位鞏固以後，立即注意達成經濟獨立。於是，奈及利亞便擔負起設計責任，如何最能使其國民得到國家獨立的好處。我已經代表奈及利亞政府在本講壇說過，奈及利亞獨立乃是達到一項目的的方法，其本身並不是目的。在非洲領土每一寸土地沒有脫離帝國主義勢力以前，我們決不會停止。在世界各地非洲後裔人民的恥辱沒有從地球上刷清以前，我們決不會停止。

九一．因此，我們的六年發展方案的目的就在建立一個福利國家而不是戰爭國家——一個爲奈及利亞人民、爲非洲以及以我們的微力爲我們所屬世界社會

服務的國家。凡是熟識我們方案的人都會知道我們非常着重農業發展——生存的最大需要——以及教育制度，因爲有了知識與有訓練的人員並且充分了解我們物質與精神環境，奈及利亞便可以在非洲大陸擔負起歷史與環境敦促我們擔負的任務。如果頭腦空虛就不能擔負這種任務。人不祇是物質的動物。

九二．大多數存在的國家，興盛而後衰亡的國家都是戰爭國家。它們整個前途都是建築在戰爭、征服、統治他人的上面。奈及利亞沒有意思興風作浪以求統治他人。奈及利亞倒是希望在非洲大陸實行和平的與按部就班的發展，並且與無論大小或貧富的鄰邦協力合作，如此我們一定能够建立一個新非洲，一個非洲人能够引以爲榮的新社會。

九三．我之所以如此說乃是因爲有人告訴我們關於歐洲經濟聯盟的情形以及該聯盟可能給我們的種種重大利益。我承認該聯盟可以給我們種種重大利益。但是，奈及利亞是一個非洲國家，在它本身生存的情況下不能一夜就變成一個歐洲國家。奈及利亞不是一個歐洲國家，所以就奈及利亞與歐洲經濟聯盟聯結一起而言，這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當然，奈及利亞能够以雙邊意義及友善方式與該聯盟談判，以獨立國家身份與它發生關係。我們不相信凡是對我們有利的也都對人人有利，所以我們對於若干姊妹國家將制度與他國制度密切聯結起來，具有同情的了解：他們需要時間調整自己，使能適應多變的環境，如果有人要強迫他人改變制度因而產生紊亂，那是極不公平的。因此，奈及利亞一方面保留自作決定以及開闢本國前進途徑的權利，同時也承認他國根據其本身對於足以產生有效、積極與實際決定的一切情況所具有的了解、認識與判斷而自作決定的權利。

九四．我們奈及利亞已經遵循奈及利亞政府與人民所宣佈的政策，竭力瞭解：奈及利亞的偉大與非洲大陸的偉大是要互相依賴的。它在非洲大陸的偉大須視其與非洲姊妹國家的關係而定。因此，在我們的非洲政策中已明白聲明，任何非洲國家無論大小或貧富——不管一國人口僅是二十、三十、四十、二百或三百，祇要這個國家存在——對任何另一非洲國家都是平等的。我們不能容忍也決不支持任何非洲國家——不管它如何強盛——威嚇任何另一非洲國家的企圖。所以，過去數年來，奈及利亞一直與許多其他非洲國家共同站在最前線，來設計而且事實上在實現口頭上已經說得很多的事情：非洲團結。

九五. 我特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根據憲章我們已經承擔某些義務，並且倘若本組織每一會員國都能不僅在言論上而且在行動上遵奉憲章，我想我們有許多問題都可以和平地、友好地解決了。我想說那就是因為這是我們獨立來兩年內所能做的事，如果容許我們繼續在非洲採取我們所要採取的政策，我想我們到五歲的時候，非洲就要比我們剛獨立時的情形好得多了。我們誠懇希望人家會讓我們繼續我們所要做的事。我如此說是因為甚至就在這兩年中，我們發現有把本組織的會員國當作工具來顛覆聯合國同伴會員國的可能。若干會員國要鼓勵年輕不負責任的國民，答應給他們某些好處，訓練他們在正常情況下沒有辦法做到的許多行動，主要目的在顛覆某些國家，而這些國家卻都是我們全體所屬的世界社會一份子。目的何在呢？為何本組織一個會員國竟要計劃破壞另一會員國的制度呢？

九六. 我並不是向本組織提出控訴，因為我們能夠保護我們自己的制度。我祇不過說，沒有必要到本講壇來宣傳完美的意識型態或者過甚其詞的理想主義宏論，可是一回到家就做不同的事。既然大會中多數都是小國，那末現在時機已到，我們應該開始培養人類社會以及人類生命與生存的道義方面。小國家就其物質力量等等方面而論確是微小，但是就其在世界上需要人類提供更多持久貢獻以及改進人類狀況而論，我想這些小國家是很有力量的。所以，當我們看到破壞情形以及製造不必要的問題時，我們一定毫不猶豫很堅定地、很忠實地指出來。假如非洲國家遵循他們新獨立的行徑，拋棄權力政治，即可以在大會中起很重大的作用。

九七. 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注意權力政治。我們應該注意權力政治，但是把它放在一邊而集中力量於服務政治——為我們人民、民族與本洲、以及發展本洲而服務，如此我們就可以在必要時成為世界上的模範區。我相信我們能在這方面作一些貢獻。

九八. 我非常注重這一點，因為自從我們兩年前獨立以來，當時二十八個非洲國家中的二十一國已能聚集一起，共同商討，對於基本原則以及共同有關事項取得協議。誠然，由於對許多問題有了共同協議與決定，我們覺得不久——本講壇已有一位發言人暗示，而且我相信非常可能——所有非洲獨立國家可能發現它們有一個互相尊重共同有利的組織。假如這件事能夠成功，我認為根據憲章規定我們就有資格說，我們

已表示有能力對於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提出貢獻，因為如果所有非洲國家能在互相尊重、互相了解的情形下在本洲內解決本身的問題，聯合國就不需要每次對這一區域舉行辯論。因此，先在蒙羅維亞後來在拉哥斯舉行會議的非洲及馬拉加西國家組織，遲早要成為在非洲大陸維持和平與安全以及在這個古大陸建立人類了解的因素。

九九. 論到聯合國，我認為在這第十七屆會中，我們都應該慎重檢討本組織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我國代表團認為聯合國是一個獨特的組織。它是世界中獨一無二的這種組織。創設這個組織的人一定有其創設的目的，我敢說那些強國希望照它們自己的意願加以控制與指揮。但是，本組織和世界上所有動物中行動最不可預測的人類一樣，似乎不能嚴格遵照計劃行事。它的發展和人類一樣，具有自然的多種性，所以它從各種來源得到啓發。並且，因為它的組成混雜，所以當它組成混合體時，便和任何其他混合體一樣，與原來創造人所想像者完全不同。由於這種情形，我們已經覺得聯合國已非強國所能控制。我們大家都在報章、書籍等等中看到有人提出許多嚴重譴責說，聯合國已變了質。他們說它已不再是大家所稱的聯合國。假如這種變質是指人類集體智慧開始有一個論壇，藉此發表各人的意見，那末我就很喜歡它，我的代表團也很喜歡它。至於那些不喜歡它的人，我只想告訴他們已經失去了機會。

一〇〇. 所以，當我國代表團、奈及利亞政府和奈及利亞人民研讀憲章並觀察聯合國的發展時，仍然對本組織具有極大信心，聯合國雖在艱難困苦之中，但我誠懇希望所有會員國會竭力設法阻止任何人削弱本組織的力量，並且努力使它增強。在這方面我們應該感激在聯合國支持下為解決爭端而作的努力。在上兩屆會中我們聽到許多關於寮國、朝鮮及新幾內亞的意見。今天寮國問題已經解決了。寮國現在有一個政府，也沒有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向別人遊說關於寮國的事。寮國已經安定下來成為聯合國會員國，很和平地在我們討論中提供它的一分貢獻。

一〇一. 在新幾內亞也曾作同樣的努力。雖然沒有盡善盡美，但是事實上原來或許要向聯合國請求緊急軍、經費及其他一切有關需要的那種情勢已經控制住了，或許五年內我們可以看到一種使我們大家都滿意的新情勢。但是人類組織和人類事業不能完全預測，所以我們不可斷定每一發展階段究有何事發生；因

此，雖然它不是盡善盡美；但我認為我們必須對聯合國控制該情勢所作努力表示感激之意。

一〇二．我現在要提到一個本組織故意不加討論然而極具爆炸性並且一觸即發的問題。那便是柏林問題。爲了一些大國所深知的理由，它們很謹慎地並且很技巧地不把這個問題放在大會中討論。它們不要把這個問題列入聯合國範圍之內。它們要不是害怕暴露事實真相，就是不要任何人考查這個問題，嚴格加以檢討。它們要我們有一天早晨醒來以後發現它們已開始第三次世界大戰。我要提出警告。現在已經到了大會應該設法探究柏林實際情況的時候了。我們聽到也在照片中看到造了一層牆壁；人民外逃，人民被槍殺。一架飛機在另一架的旁邊擦翼而過。總有一天原子彈會落在某一地方，而且在我們沒有知道究竟何事發生以前，已經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每一個人都要陷入的大火劫。爲什麼大國要把柏林問題置諸本大會以外？爲什麼它們不要把這個問題列入大會討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在歐洲已經有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從那個區域開始的。是不是大會將默默無聲，讓第三次世界大戰再在那個區域開始，把整個世界牽連在內，將我們所希望的一切都毀滅掉？

Mr. Muhammad Zafrulla Khan (巴基斯坦) 回任主席。

一〇三．我曾在本講壇說過，以往有人建議應該將柏林提交聯合國，由聯合國佔領，使敵對雙方離開那個危險區域。這個建議也許有些人不贊成。我們知道佔領西德的三個西方國家已幫助這一部分德國依照他們自己的民主與自由制度觀念來發展，這一部分德國已在波恩設立首都。另一部分德國則由東方國家佔領，建立另一種政治制度，據說也是民主社會主義制度。事實是在那個地區也有一個政府。但是有一種混亂情形：似乎那一部分德國的首都設在柏林。我要問：是不是可能勸服那一部分德國將其首都遷往另一城市，使柏林成爲由聯合國控制的自由市，等到大家心平氣和以及德國人民願意的時候，可以把這兩部分聯合起來成爲一個聯邦國，或者如果願意的話成爲許多聯邦國，把柏林作爲聯邦首都？在美國你們有一個聯邦首都；在我國我們也有一個聯邦首都。

一〇四．這是最有興趣的事，因爲我們聽到有人在本講壇談到共存。我們有東方集團和西方集團。最直接的共存例子便是德國問題；兩種不同意識型態互相對立着。如果該區域可以設法互相共存，豈不是一件

很好的事？假如我們很順利地使這兩種制度和諧相處，那末我們也許就可以對我們所關心的共存問題找到一個解決辦法，並且可以幫助我們考驗所有那些宣傳共存者的誠意，究竟他們是否相信共存。我這樣說是因爲目前所進行的思想戰或許有一天在我們還沒有知道何事發生以前已引起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我之所以提出這種意見是因爲柏林畢竟還是在這個世界中；它尚不是在月球上，因此在那兒發生任何事件都會對我們有影響。我們非洲人願意在和平中生活而不願意骨肉粉碎。我們需有相當時間發展我們本洲。

一〇五．上伏塔代表曾經講到有一個奇特的物體落在該國領土內。現在這個時代噴射機的速率驚人，並且他們正在精益求精，想製造每小時速率達一，二〇〇哩的飛機，由人駕駛。有人現在已能以每小時一七，五〇〇哩的速率旅行，而且這位駕駛員覺得很舒適。我不敢說我們能不能在世界任何地方或宇宙間任何地點平安無事。

一〇六．因此我提出這一意見，希望在柏林玩捉迷藏遊戲的大國對於這個問題重新思考一下，並且我誠懇希望雙方德國當局於必要時幫助世界來幫助他們將此一問題交由聯合國處理，俾能很冷靜地、無所顧忌地並堅定地加以討論，不討好任何人，也不偏護任何人。

一〇七．我已經說過，假如聯合國得到熱誠的支持，它一定可以完成許多偉大事業。有一個時期，本組織曾爲若干大國所控制，因爲它們具有否決權。現在，本組織會員國數目增加，除某些問題由大國經過安全理事會來管轄外，大多數事項都可以使我們避開否決。所以我們能有許多成就。

一〇八．另外一種控制本組織的方法便是財政，我們已經見到一些大國拒絕履行憲章所規定的義務，想藉此使本組織不能發揮力量。結果，秘書長迫不得已只好採取一種新的籌資辦法，那就是發行債券。說起來，債券就是借款；借款將來一定要償還。現在發生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籌措聯合國經費便可以使大國，無論如何強大，不致因其拒付分攤額或拒繳所承允繳付之款項而削弱本組織的力量？我這樣說是因爲我們很幸運，若干大國和小國一樣仍然對於聯合國具有信心，因此想盡種種辦法履行它們的財政義務。但是，假設一種情形發生，所有大國尤其是那些早已開始經濟比賽而使其財政境況良好的大國聯合起來，並且假設它

們不預備履行財政義務，它們把我們綁票勒索，所要代價是不准我們說我們明知真相所要說的話。那就是說聯合國就要壽終正寢。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聯合國全體會員國的首要考慮應該是研究如何籌措本組織的經費。我們有各會員國所分攤的會費，然後我們有可以發行但是需要償還的債券。

一〇九．是不是我可以提出另一條可以試探的途徑？世界人民已開始知道聯合國的存在；若干機關已開始對本組織發生興趣。

一一〇．聯合國能不能成立一個機構，實際上向那些與我們信心相同的個人、機關或財政機構，宣傳聯合國的價值，俾能從不同來源得到資力。採取這種方法便不至於使本組織受到勒索的威脅，因為有些人不相信本組織所做的有價值工作，特別是改革社會使全世界人類更能自由的工作。我希望能夠試探此種途徑。

一一一．除開聯合國問題，我們還有一個問題，即裁軍問題。這個問題目前正在另外一個場合中討論，而且我國剛巧又是十八國裁軍委員會委員國之一，所以我不能在此詳加討論。奈及利亞已經參加該委員會工作並且願意繼續其工作，然而如果我們不在此發表一兩項意見，我們便是玩忽職責。

一一二．第一，雖然大國和世界上分立的若干派系都談論裁軍，但是我們的印象是真正誠心裁軍的意願並不存在。大國對我們在玩捉迷藏的遊戲。祇要它們有誠意，我們便可找到解決辦法。可是它們之間總是具有懷疑和恐懼，因此使問題更加困難。我誠懇希望可能由聯合國說服那控制情勢的兩個集團對於本組織更能信任，對於人類以及彼此間更具信心。只要它們做到這一點而且不把討論作為宣傳，我相信我們就能夠開始工作，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就能產生若干具體而持久的結果。

一一三．數日前，有一個他本國問題已提出大會討論的國家的元首曾向我們演說。這是西半球另一個具有爆炸性的地點。我是指古巴而言。我早先已經說過，古巴問題是一個人的問題，不管我們是否喜歡，古巴和美國必須在西半球共同生活。我原來不打算對此發表意見，但是為了某種原因或者歷史上的巧合，奈及利亞——實際上其他非洲國家也是如此——與這兩個國家都有關係。美國公民中有千百萬非洲後裔，同時古巴國民中也有非洲後裔。所以我們非洲人對於

美國與古巴之間所發生的問題和困難不能完全漠不關心。一個是極大的強國；另一個是一歲多的小國。但是，如果讓古巴小國被利用成為權力政治棋盤上的小卒，那是很危險的事。

一一四．我祇想說我國和我國政府——我沒有受其他非洲國家之託代表他們發言——如被邀請，一定很願意研究對於古巴與美國之間所發生的問題能否設法找到一個解決辦法，以免大國在國際權力政治棋盤上利用古巴作為一個小卒。我不希望有一天聽到古巴境內落下一顆原子彈，也不希望聽到有人在古巴境內向美國放射一支火箭。這兩國境內都有非洲後裔的人民，無論如何，他們都是人。所以我們有利害關係。我們希望這兩國和平相處而不互相毀滅。因此，我要趁此機會籲請該兩國作和平解決的考慮，而不互相當面把大門關上。

一一五．我覺得上伏塔代表所說的話代表了我們非洲國家的一般反應。雖然那不是一個確確實實應該向大會提到的問題，因為那是一個內政問題，但是就我們非洲人而言，卻對我們影響很大。我是指密西西比(Mississippi)所發生具有歷史性的事件。那裏的情勢用最溫和的話來說也是相當殘忍的。我要代表我國代表團和我國人民對於目前為糾正那個情形所作的努力正式表示欽佩之意。已經有人說過了，我不需要多說。美國當局能夠運用它的力量，不論對誰不利務使依法行事，並使某一個人——一個美國法律與憲法中所載權利被剝奪的非洲後裔——的權利受到保障，而且該政府具有執行其任務的勇氣與膽量，我必須說，凡此種種事實，都使我們感覺非常興奮。我不要責備該國，我要說我們知道產生此種情勢的歷史與社會因素，對此問題將一直具有同情的諒解。祇要向着那個方向前進，奈及利亞政府和人民總是會有同情的、諒解的，他們願鼓勵美國儘速消除此種情勢。

一一六．現在我要提到若干直接影響非洲的政治問題。在座各位都知道，我國代表團、我國政府以及我國人民已決定全力以赴在非洲大陸或其他地方徹底剷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對人民的統治。

一一七．我先談比較容易解決的問題；這些確實都是問題，不過比較容易解決。我期望着大概最遲在明年能夠在本講壇歡迎肯亞加入國際家庭。我誠懇希望聯合王國政府與肯亞領袖能極力設法使它在大會下一屆會中成為事實。我不預備對這件事發表進一步的意見。

一一八．我要在本講壇說明，我誠懇希望聯合王國政府立即——免得為時太晚——鄭重考慮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其中一個是上屆會通過的，另一個是最近通過的。我們在本講壇提出一個折衷提案，希望聯合王國政府現在已經很審慎地考慮過了。這是任何非洲國家所能考慮的最低要求，我們不相信一向保持極佳紀錄的聯合王國在南羅德西亞遇到真正嚴重考驗時會使人失望。南羅德西亞的情勢非常惡劣，聯合王國不能逃避責任，它務必要使那個不幸領土的非洲人民得到公平的待遇。

一一九．我們誠懇希望聯合王國政府會記得在聯合國所發生的該國一位代表覺得不可能繼續接受其現在所採立場的經過，把應該做的事情立即做好免得為時太晚而不可收拾。無論少數民族是否喜歡，很顯然南羅德西亞人民必須獨立，該領土必須由多數民族來統治。假如你們知道非如此不可，為什麼不現在就開始去做？你要他們像他們已經開始的那樣互相殘殺麼？三百萬人民決不能長久地由三十萬人民來束縛。現在已經是噴射機的時代了。

一二〇．我們對於這件事的態度非常溫和，但是我們卻不能接受比所提折衷辦法還差的條件，如果這一點被忽視，我怕奈及利亞人民的選擇就毫無懷疑餘地了。倘使問題是究竟投票贊成仍想挽救的那個執迷不悟的少數民族，還是投票贊成法治、正義、良好政府、秩序和光明磊落的良心，那末我想我們一定投票贊成後面的一種。我們不慣於使我們的朋友為難，但是我們向來採取的態度總是意見堅定並且總是誠懇表示意見，相信有關方面會仔細考慮我們所說的話。

一二一．關於安哥拉與葡萄牙問題，我們懇求葡萄牙做三件事：承認安哥拉的領袖；採取措施把實行奴役制度已達五百年之久而一點也沒有改進人民幸福的社會加以改造；放棄那種古舊的、陳腐的、不再適用的並且站不住的觀念，即任何部分的非洲領土能夠當作葡萄牙的一個行省。

一二二．葡萄牙統治者仍舊固執頑強；他們不要看紅燈。不論葡萄牙當局是否喜歡，安哥拉境內已有公認具有權威的領袖，乃是事實；假使葡萄牙人不接受警告，我毫不懷疑那些已經擔允給予道義上、財政上以及其他支持的非洲國家將及時擔允給予超過僅僅是道義的支持。假如那個區域因此造成大毀滅，那就是一個非常悲慘的日子了。

一二三．我們也籲請大會會員國中的北約組織會員國停止協助葡萄牙使用致命武器殺害手無寸鐵的安哥拉人。我們不以暴亂解決問題，但是我們能夠以理智、討論和持平的態度解決問題。葡萄牙應該接受警告。非洲國家可以暫時忍耐，但不能無限期地忍耐下去。我們總有忍無可忍的日子，到了那個時候，不是少數安哥拉民族主義者和壓倒多數搏鬥，並且在叢林裏和鄉村中還有更有效的部隊要把那些還不知道他們已到末路的頑強帝國主義者驅逐出去，帝國主義在非洲存在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日子雖然還沒有到，但是可以屈指而數，我誠懇希望葡萄牙當局不要在此地大會中帶給我們一些奇形怪狀的所謂葡萄牙非洲人，最好做一點研究工作，創造一種能使大會會員國產生信心的情勢，俾可在未來安哥拉統治者與即將離走的葡萄牙帝國主義當局之間產生融洽的關係。葡萄牙是一個貧小的國家，我相信該國與未來安哥拉之間的經濟與貿易關係以及文化發生聯繫能夠使雙方有利。為什麼葡萄牙要為了過去與現在而犧牲將來，而且那是不可能的事？

一二四．他們說我們是野蠻人而他們是有睿智的人。我根本不懂。看起來似乎葡萄牙依然生存在石器時代。他們還沒有知道我們已在二十世紀中生活。我希望葡萄牙代表團能夠了解——我們不把南非當作非洲國家——當烏干達成為聯合國會員國時，我們就有三十一個獨立非洲國家。照目前正在發展的情形看，將要有更多的獨立非洲國家。趨勢是如此。所以，為什麼不阻制冰崩瀉到葡萄牙的頭上呢？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不明瞭這一點。他們有久遠的歷史而且與非洲發生過很久的關係。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不能從經驗中學習。在這第十七屆會中——我們是激於責任感纔這樣說的——我誠懇希望葡萄牙能趁早獲得教訓，免得為時太晚。

一二五．我現在要談到西南非。我不打算在這裏討論這個問題，但是這也是一個需要審慎考慮的問題。這個問題將在所分配的委員會中審議。但是我們誠懇希望——雖然我們對南非的希望從來沒有結果——南非不要繼續向西南非運送外國人，希望藉此使人口可以超過土著人民，俾能在舉行全民表決時得到多數。假使他們作此打算，那祇是欺騙自己而已。除非將西南非交由聯合國管理俾能依照有關人民利益發展該領土，我國政府決不會承認南非所採任何行動。就我們來說，西南非是國聯的委任統治地，就應該成為聯合

國託管領土。南非拒絕將它交出。就我們非洲大陸而論，無論作何決定，決沒有合法或不合法的問題。我們的法律非常清楚。西南非是一個非洲領土。南非的少數民族沒有辦法可以改變這個事實。

一二六．除提出一點意見外，我不想對南非多浪費時間。我國政府非常關心南非為壓制與鎮壓該地非洲人民而提出的新立法。我們誠懇希望他們所採行動不致引起若干南非民族主義者的死亡或毀滅，我們深深知道這些民族主義者，他們現在已因這個所謂防制破壞的新法律而被拘捕。如果這些領袖中任何人因為行使政治權利而受偽審判處死，我們決不會寬恕他們的。這個持久不決的南非問題現正在另一機構中討論，等到這個問題提到大會時我們將要發表更詳細的意見。

一二七．現在我要提到一個自從我們加入本組織為會員國以來一直就有的問題，那就是剛果問題。我不想詳細討論剛果問題，祇要說迄至目前為止這個問題尚未解決，我國感覺非常不快。我們希望現在時機已到，非洲國家一定要積極參加處理剛果事務，使該問題獲得解決。我們把這個問題交給大家處理為時已久。一個具有這種性質的問題交由大家處理就等於沒有人管它。我國代表團覺得現在應該由非洲國家本身與聯合國及秘書處合作成立一個機構研究如何一勞永逸解決剛果問題。我們聽說款項將要用完，如果剛果成爲一個未了工作，那就是一個悲劇。當然那是對聯合國不光榮的事。我相信非洲國家本身對於該問題的解決必須擔負起更積極的任務。他們可以與大會、秘書處及剛果當局合作來解決這個問題。我這樣說是因為每一次我們都聽到“卡坦加”，“卡坦加”，“卡坦加”，好像剛果只有卡坦加一個區域而已。按照現有體制，共有六個行省，可能以後還要增加。但是中央政府實際上已控制五個半行省。我認爲我們能够在五個半行省中完成許多事，使餘下那半個行省不可能再繼續違抗剛果共和國的已經建立的權威。在這方面，非洲國家能够對秘書處有極大幫助。

一二八．我覺得，我國代表團覺得，我國政府也覺得，我們不能無限期地停留在剛果。我們不同意若干提議，主張我們應在一個月內撤出剛果。當然我們必須訂出一種時間表，使我們結束在剛果的工作，然後撤退，讓剛果人管理他們自己的國家。我們不能在剛果安居，好像神仙故事中的教母一樣，不讓剛果人爲其前途擔負起責任並決定其本身的命運。

一二九．我不預備詳細討論這一問題，我提出這些意見乃是因爲已經沒有多餘時間，而且款項亦即將用完。假使我們不在時間和款項完全消耗以前完成工作，那將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一三〇．我現在要提到聯合國主要機關內非洲席位問題。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關於此事，我要提請大會注意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拉哥斯舉行非洲及馬拉加西國家與政府首長會議時所通過關於聯合國的決議案，其案文如下：

“非洲及馬拉加西國家與政府首長會議於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在拉哥斯舉行會議。

“確認並切望各該國對於不時在聯合國提出之問題應盡量與其他國家及政府通力合作……

“決定爲非洲及馬拉加西團結一致之最大利益計：

“(a) 聯合國組織內非洲及馬拉加西會員國在處理聯合國所發生之一切問題時，尤其是非洲及馬拉加西感覺特殊之問題，應組成一顯明獨立之集團；

“(b) 此集團應竭盡努力求取憲章之修改俾使非洲及馬拉加西國家在安全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秘書處及聯合國其他機關內得到公平席位。”

一三一．至少有二十一個國家已會商並決定大會內的非洲代表必須遵行這個訓令。廣泛地說，依照本組織目前實際情況，又鑒於非洲國家數目增加，非洲在聯合國任一機關中都沒有得到公平席位。所以，擴大這些機關乃是一個非常急迫的問題。某一國家——本組織的一個會員國——告訴我們說，在某種情況沒有發生以前，是不會擴大這些機關的。據我們所知，修改憲章的規定並沒有把這種修改當作是一個附加條款，任何國家不論如何強大如要阻礙非洲國家在其所屬本組織各機關中爲求取有效席位而作的努力，換句話說，任何國家如要使用權力——按規定在行使時必須具有責任感的權力——剝奪非洲國家在憲章中所規定的正當權利，非洲國家就認爲這是不友善的行動。我要趁此機會再度聲明，非洲國家仍然要求各機關重新改組，俾使他們的席位能與他們國家的數目以及他們期望承擔憲章義務而作之貢獻相稱。

一三二. 在這個問題提出討論時，我們爲了一九四六年君子協定問題而爭論。當時我們聽到說沒有辦法，憲章一定要修改。儘管如此，迄今憲章仍未修改。最初我們曾詰問這個協定——我們並非該協定當事國——等我們知道葡萄牙是一個候選國的時候，我們便攻入西歐的領域，結果順利地得到在安全理事會佔一席位的權利。但是雖然有此警告，君子協定不能修改的意見依然存在，於是非洲國家決定在本屆會中，一方面保留其權利並且堅持要求重新分配席次，俾能在安全理事會、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及聯合國其他機關內佔有席位，同時在本屆會依據君子協定競選，藉以考驗該協定是否真實，試看我們是否有理由希望所謂君子協定是一個真正的君子協定。我這樣說是因爲當初爲了某種原因沒有人向我們說明該協定的全部含義，可是我們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了解了它，並且知道它是如何締結的。

一三三. 就安全理事會中的席位而論，君子協定把聯合國會員國分成下列各類：不列顛國協、東歐、西歐、中東和非洲、亞洲和太平洋以及美洲。那是一九四六年的事。當時在塞內加爾以南祇有兩個非洲國家是國聯會員國，後來就成爲聯合國創始會員國，那就是賴比瑞亞及衣索比亞。自一九四六年以後這兩個非洲國家就從來沒有佔據代表中東和非洲集團的席位。這些事實是紐約時報討論奈及利亞爲候選國的時候發表的。

一三四. 最初，奈及利亞要根據這些廣泛原則競選，不同意君子協定。但是非洲國家決定仍依君子協定競選，並經商討後選出奈及利亞出面競選。衣索比亞和茅利塔尼亞爲促成這事而退出競選。

一三五. 因此，那些簽訂君子協定的君子們現在在聯合國內只有一個選擇，遵守君子協定還是不遵守該協定。我這樣說是因爲我們已經研究過自一九四六年以來中東及非洲在安全理事會內所佔的席位。中東及北非國家自一九四六年以來在安全理事會所佔席位如下：一九四六年爲埃及，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爲敘利亞，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爲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爲黎巴嫩，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爲伊朗，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爲伊拉克，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爲突尼西亞，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復爲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在所有這許多年中賴比瑞亞或衣索比亞從來沒有被選佔據這個席位。

一三六. 現在是第一次非洲國家說這時候應由他們佔據這個席位。關於我們要佔據這一席位的問題，有人告訴我們說迦納是安全理事會理事國也是國協的會員國。但是根據君子協定，我們有不列顛國協。那是一個不同的席位。那個席位根本不代表非洲。甚至不能由奈及利亞或任何其他非洲國家在下一年迦納出缺時佔據那個席位，因爲賽普勒斯並且我知道馬來亞及其他國家要以國協會員國資格競選。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及加拿大都有資格競選這個席位。所以，依據君子協定，想入非非，一定說這個席位可以認爲是非洲席位並且說迦納是代表非洲，那簡直是有人有計劃地想欺騙大會。

一三七. 我這樣說是因爲紐約時報報導稱現有某種企圖主張迦納席位自動地由奈及利亞繼任。那是不確實的。一定有人發出那個宣傳消息來欺騙人。

一三八. 又有一種說法稱非洲國家已有分裂。據我所知，根本沒有分裂這回事。非洲國家所作的決定是競選這個席位。這是非常清楚的。關於君子協定以及有人說我們不要遵守君子協定因此他們反對非洲佔據那個席位，我現在要聲明，我們非洲國家本身已決定要遵守君子協定。

一三九. 自一九四六年以來，這個集團的若干國家被選佔據這個席位。現在已經到了非洲應該佔據該席位的時候了。有人爭辯說，我剛纔在此所提到的國名中有三個非洲國家，都在非洲北部。我記得我們都很合作選舉阿拉伯聯合共和國佔據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的席位。當時阿爾及利亞問題確實存在而且很激烈。因此，有一個非常深切了解那問題的國家能够在安全理事會中就那問題發言，那是極其公平正當的事。但是現在阿爾及利亞已很愉快地成爲聯合國會員國，該區域不再有足以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問題。

一四〇. 目前聯合國所面臨的問題是肯亞、剛果、安哥拉、北羅德西亞、南羅德西亞、尼亞薩蘭、貝楚納蘭、莫桑比克、西南非、巴蘇托蘭、斯瓦西蘭及南非。鄰接這些區域並且深深了解所牽涉問題的大多數國家業已決定並已同意現在應由他們在安全理事會中佔一席位，俾能更有效地發言並代表有關該區域的利益。

一四一. 爲了十分明確起見，我聲明奈及利亞今天已不是爲它本身做候選國。它是代表非洲國家的候選國。如果我們要提出憲法上的理由，聯合國憲章第二十三條中關於非常任理事國的選舉標準如下：

“大會應選舉聯合國其他六會員國為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選舉時首宜充分斟酌聯合國各會員國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及本組織其餘各宗旨上之貢獻，並宜充分斟酌地域上之公勻分配。”

一四二．如以對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貢獻一問題而言，該非洲候選國具有資格，因為大會和秘書處都知道奈及利亞對於剛果在軍隊、警察以及金錢方面所作的貢獻。以地域分配而論，大家知道無論是人口或面積，無論是數目上或資源上，這些國家在非洲大陸都佔重要位置。當然，如果他們決定要有一個候選國，那是非常容易解決的問題。

一四三．我決定這樣說乃是因為我聽到有人提出一些很奇怪的論據。有人說我們不要遵行君子協定。非洲國家現在要遵行君子協定。換句話說，一直有人說我們曾威脅拉丁美洲的席位，威脅西歐席位，威脅東歐席位。我們並沒有威脅過他們的席位。我們現在所要的是我們自己的席位，自從一九四六年以來因為非洲國家數目較少始終沒有佔據這個席位。當時那個區域只有兩個國，因此他們沒有能夠得到足夠票數。

一四四．但是現在，為了原則關係，我們促請君子們遵行協定。我們誠懇希望中東的朋友會了解我們論據中的推論。那是一個極簡單的問題。我們西歐的朋友會發覺我們並沒有爭取他們的席位，至於拉丁美洲，我們也沒有爭取他們的席位，我們所爭取的是我們自己的席位。大家會注意到，該區域大多數人民已經至少一次或三次佔據這個席位，但是沒有一個創始會員國甚至有一次佔據這個席位。

一四五．我誠懇希望我向大會所提出的這些事實可以證明我們的要求是公平的，並希望所有有關係的國家集在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有一個名叫 Sam Pope Brewer 的人在紐約時報寫了一篇很可惡的文章。

一四六．我要借這個機會警告亞非集團，這是一種引起怨恨的方法使本組織分裂——也使非洲集團分裂。幾內亞總統 Sekou Touré 在此地演說時，他說到非洲團結。現在正是表現這種非洲團結的時候。當然，當大多數國家以民主方式決定要有一個候選國時，為了非洲團結，就要順從多數的意願；否則他們就應該集在一起來解決這個問題，俾使非洲國家能有一個候選國而且僅能一個候選國。我相信我們中東朋友的良知

會使他們了解他們佔據這個席位已很久了。既然我們和他們一樣有此權利；那末請他們答應我們的正當要求——我們第一次作這種要求——乃是非常合理的。

一四七．我們提出了這個問題，因為就非洲國家而論，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對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有所貢獻。我們相信，假如我們非洲——非洲國家——用所通過的方法現在能夠幫助解決聯合國感覺棘手的問題並且假如我們能夠在我們本洲有和平與安全，我們將可在世界其他各地幫助聯合國解決問題以及維持和平與安全。

一四八．我在發言開始時已經說過，我國代表團、我國政府以及奈及利亞人民具有堅定的信念：即本組織有了良知以及互相諒解必能繼續許多年為人類服務。我們必須現在開始改變我們的思想，必須以偉大為念。如何造成偉大呢？是不是指有能力走到月球呢？是不是那就是唯一的事情呢？可否使我們的世界成為一個生活得更好的地方，使各國人民更覺快樂，使人類更能了解自己？如果聯合國做不到別的事情，我想它可以做到這一點，因為這是唯一國際的以及種族間的俱樂部，每年集會一次，人類中所有種族都在內，人類的一切缺點和性格也在內。我們在此地集會，互相交換思想，沒有任何戰鬪，沒有任何人打破頭，除掉有時候有人拿東西敲桌子，那是因為必須有一些騷動纔使這場所有聲有色。

一四九．我已經向大會提出這些意見，希望我們能夠盡力貢獻鞏固聯合國，使它在處理各國間問題時更為有效。

一五〇．Mr. PADILLA-NERVO(墨西哥)：主席先生，我國代表團在大會本屆會已經向閣下慶賀當選為主席，但是我覺得我們之間有這麼久的友誼使我有理由再度表示欣慰之意，因為大會任命閣下主持我們的辯論，使我們有閣下的智慧和領導力來達到全體聯合國會員國所渴望的崇高目標。

一五一．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屠殺時期結束以來，聯合國大會一年復一年地在此集會，最初為五十個國家，現在已有一〇九國，大家都抱同一目的——使地球上每一人都沒有恐懼、不安全、奴役及貧困之憂。

一五二．我們每一人都是我們政府和人民的發言人，都在本講壇宣佈在和平與自由中求取社會正義；每人都確認公理高於強權；每人都大聲疾呼主張和平解決爭端，尊重基本自由與人權，民族自決，不干涉內

政以及國際合作提高生活水準並剷除地球上每一區域人民仍然受害的貧困、疾病與無知。

一五三．誰能確確實實地說各政府的實際行動與他們代表所作宣揚相符合？日常行為證明口頭上所稱忠守崇高原則都是虛假的。每天，行動與實際都不合憲章原則與目標，都富於宣傳與爭論性質，甚至連講一些友善與和平的空口敷衍話都沒有。各方互相譴責、互相威脅。一切行動都以互相猜疑、互相恐懼為依據。

一五四．我們知道沒有一個民族是低賤的或是秉性邪惡的。但是以互相譴責為政策便產生猜疑，給人一種印象以為有這樣的民族；而且就那些不停地被無理漫罵的國家而言，這種政策在那些國家內產生一種怨恨與不妥協的反感。那一種民族，那一種國家，那一種政府能夠忠實地斷言他獨有正義與真理？那一種胸襟開朗的人能夠相信祇有對方纔有錯誤和罪惡？

一五五．世界並沒有分成善良民族與邪惡民族：各民族造成世界上各個國家，各有其不同精神情感、不同歷史，並且因不同的哲學而有不同的表徵。

一五六．我們不要片面地判斷對方，而應該力求互相了解，並且各國發言時應該竭力承認人類的普遍意見以及人類遺傳上共同本質。祇有本這種精神我們纔能創造有利於談判、協議與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空氣。

一五七．本大會猶如人類議會，它的主要責任就是執行這個謀求和平與和協的職責，這是完成憲章中所載崇高宗旨的必要條件。

一五八．數日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 Sistine 教堂向八十國政府外交代表演說，促請那些負有國家存亡之責的政治家響應世界各地哀求和平的呼聲，他說：

“希望他們在想到要承擔這種責任時就不遺餘力達成這種幸福，這是人類家庭中至高無上的幸福。

“希望他們繼續相聚討論並且達成他們忠心遵守的公平而寬大的協議。希望他們準備為拯救世界和平而作必要的犧牲。然後各國就能在心平氣和的空氣中進行工作；一切科學發明都要幫助進步，使在地球上雖已遭受不可避免的其他苦難仍能享受更愉快的生活。”

一五九．這些思想，以及其權威與影響力對於千百萬人民造成道義與政治力量的有地位人士所發表性

質相類似的思想，在目前危機中發生作用，引導各國政府與人民的行動趨向於國際和諧與合作。

一六〇．大會有這許多國家參加，一定能夠而且務必成爲一個中心，使能調和各國努力實現那些宗旨，這些宗旨也是本組織憲章弁言和第一章中所宣示的。

一六一．代理秘書長在其常年報告書弁言中告訴我們說：

“我相信聯合國定會渡過這種難關，而且成爲比以往更強大的和平力量。本人重申對聯合國的信心，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由聯合國參與反匱乏、反貧困與反疾病的工作以及幫助發展中國家進步的趨勢，正在不斷增加。”〔A/5201/Add.1, 第五頁。〕

爲了要達到這些崇高目標，我們必須在自由中保持和平。

一六二．如要使人類生存下去，歷史連續不斷，尤其需要停止軍備競賽，因爲繼續軍備競賽的結果終免不了引起核子戰爭。目前情形並不太悲觀。在本屆會我們歡迎新會員國入會，歡迎他們臻達獨立。我們又見到現代科學與工藝的特殊成績，打開了人類對外空的好奇心與冒險心。

一六三．我已經在別的場合說過，我們這一時代的人類已造成一個新紀元，同時具有急於進取與令人鼓舞的兩種力量：朝向自由與消滅殖民主義的一股壓抑不住的衝勁以及科學與技術潛力打開了人類到達外空的道路。第一種力量是革命的、團結一致的力量，它是由於個人與民族不可抑制的願望而產生，縱然有政治與思想歧見和國際衝突，它很有效地發生影響。

一六四．我們已在本屆會對新會員國表示過友愛的歡迎。我們今天和他們一樣愉快，對於他們獲得獨立與主權後的艱巨工作我們一定予以合作。歷史告訴我們，臻達獨立並不是奮鬥的結束而是開始。達到獨立便是達到出發點，開始進行無窮盡的鬭爭，保衛主權、領土完整、社會正義以及人權。保衛自由在於行使自由。

一六五．墨西哥恭祝所有聯合國新會員國前途幸福。我國人民不斷地表現致力於自由；我們宣告並保衛民族自決權，以及各國行使主權時選擇體制的權利，俾能最適合其國情。我國人民反對一切不義行為以及各種形式的外來統治，並且總是爲保衛正義而聲援。我們自從本國獨立之日起即把各國平等的觀念與人人平

等的同樣崇高觀念聯在一起。我們譴責種族隔離與種族歧視這種不公平而卑鄙的習例，認為這與我們對人類尊嚴的信心與我們的民族情感與我們的歷史絕對衝突的。

一六六．由於工藝和科學的驚人進步而發生的外空探測加上求取自由和消除殖民制度的一股衝勁，這是我們現時代的主要特徵。

一六七．為要真正和平使用外空，這種使用必須成為國際合作事業，為共同利益而予以法律管制。否則，為征服和控制外空而互相競爭便不能得到和平，正如目前的核子競爭一樣；一次競爭不久便引起另一次競爭，結果便不可能中斷或加以約束。航宇員的功績固然令人敬佩，但是也增加了大國需要永久停止其核武器試驗的嚴重性和急迫性。

一六八．推進太空機的火箭將來可能用核子燃料，這樣便完全改變我們目前國際視察與管制的觀念。

一六九．我們這個時代最急迫的問題，也就是本屆會所面臨的最急迫問題，那就是停止軍備競賽。

一七〇．這種競賽的最嚴重現象便是核武器及熱核武器試驗的競爭。我們要停止一切試驗，我們要使這種停止持久並以條約規定法律上有拘束力的義務使這種停止更有力量。我們還要停止核競爭並訂定一個最後限制一切試驗的日期。我們不要我們的空氣受到放射物的污濁，也不要水中或外空爆炸。我們應該在何時何地開始呢？我們並不是不知道怎樣做；我們現在就應該做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一七一．核子國家正在向各國施力量，他們並不是這些力量的主子而是這些力量的奴役——這些力量非他們所能駕馭或控制，所以最後終究要毀滅他們自己以及所有其他國家。

一七二．科學家和政治家以及世界輿論都有清楚深切的信念，即除非首先能夠停止一切核武器試驗，普遍徹底裁軍便是一種幻想。核子競爭策動軍備競賽，在此種情形下探求裁軍猶如希望不用特殊火箭與飛器來證實天文學理論以及科學家的發現與結論，這都是不合乎邏輯而且是徒勞無功。

一七三．各國人民希望繼續生存下去，綿延不絕，而不是由核子國家准許他們生活多久；他們要繼續生存而不要他們所呼吸的空氣不斷地受到毒害。這些國家根據什麼權利行事？誰給他們公海、上空以及外空

的所有權契據？他們能夠提出的唯一所有權契據便是由強權得來的權利，這是與由權利得來的強權不同的。

一七四．普遍要求以及停止這種致命競爭的責任不應該屈服於僅僅一個國家的意願。我們相信不能僅僅一個國家就有權在爆炸與停止爆炸兩條道路中作一抉擇。沒有一個國家對其本國人民有生死予奪之權；對世界其他各國人民更沒有那種權利，至於它沒有毀滅我們文明的權利，那更不用說了。誰讓核子國家有對人類為所欲為的權利，可以消滅人類或者讓人類繼續進展？

一七五．生命是一種活動與變更的過程。地球上沒有一樣東西是靜止不變的。這個神聖不可侵犯的定律也適用到經常往返的國際生活，絕不可能阻制其無法避免的生長與變化過程。

一七六．核子國家間的協議拖延愈久，則其他國家便有更多時間與機會參加軍備競賽的競爭。核子“俱樂部”多增加一個新會員，則其各個會員的國家安全以及整個世界的安全便不可避免的減少。每逢一國舉行一系列核試驗以後，一定使在此以前舉行試驗的國家為了科學上與政治上的需要對最近試驗作一分析，然後還之以新試驗，不是藉口國家安全便是說為謀軍力平衡(其意在報復)或者說有權作最後一次試驗，以此作為不得不舉行試驗的理由；因此便繼續進行，循環不已。這樣下去究竟要多久呢？

一七七．目前以另一系列試驗還擊一系列試驗而提出的理由，從核子國家看來，在下一年和再下一年以及二十世紀結束以前的每一年都仍有效。我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人人知道，倘若這種趨勢不趕快改變，則發生大毀滅災殃的危險——這是此種自殺鬭爭的唯一結果——便會日益增加。

一七八．禁止核武器試驗的最大障礙之一便是恐懼心理，唯恐最近舉行試驗的國家，可能因此在軍事上佔有優勢，或者獲有新發現，並且在核子方面完成種種重要進步的實驗。抱有此種恐懼心理的國家不會輕易簽訂禁止試驗的條約，非要等到因敵對國家試驗而被破壞的軍力平衡重新建立起來不可。

一七九．世界輿論對於那些為壞事作辯護的拙劣論證，已經聽得厭煩了。關於核武器試驗一事，各大國相互影響。他們說：“我們不再舉行試驗，除非被迫非如此不可”，事實是一國繼續迫另一國舉行試驗，然後再受後一國的逼迫而舉行試驗。

一八〇．我們很難相信科學家研究了對方的核試驗後會使他們下一結論，認為此種試驗僅是重複性，沒有價值，沒有意義，沒有使對方在技術上佔有優勢。相反地——每次一方對另一方舉行試驗而作的研究都獲得證據證明，或至少在科學上合理的推定：對方技術已有進步，在核子上已佔優勢。祇要最後終止試驗的日期沒有以協議方式確定，就沒有一個國家願意或者覺得科學上或政治上有理由放棄核武器試驗競賽。

一八一．祇要各國在法律觀點上可以自由為改進其核武器而舉行試驗，並想設法在軍事上佔優勢，則互相恐懼的心理便會始終存在，因此各國也就很難找到適當時機訂立條約終止核子競爭。但是如果為各方所接受的最後停止核武器試驗的日期能以協議方式予以確定，則唯恐一方破壞現有平衡情勢的恐懼心理便可消除，然後就比較容易就管制性質及就一九六二年四月八國節略⁵在日內瓦所建議的那一類國際科學機構的職掌與權力達成協議。

一八二．大家必須了解，核子競爭乃是一種不會達到安全或維持和平的目的，而是徒勞無益與一無所獲的競賽。這是在黑暗中深淵與大風暴的競賽。人類智力以及自衛本能應該能夠找到另一種解決辦法並能為人類應得之未來和平與進步作準備。墨西哥總統 Mr. López Mateos 及印度總理 Mr. Nehru 即從這一觀點於數日前在新德里發表如下所述之聯合公報：

“本總統〔墨西哥〕與本總理〔印度〕同意，如欲人類及其文明繼續生存，則目前人類最重要任務即為保持世界和平。他們堅信應取消戰爭為國家政策工具並應以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

“因此他們決心繼續努力務使在國際管制下實行普遍徹底裁軍及絕對禁止一切核試驗之協定能及早實現。”

一八三．在此種情形下，我們覺得即使不幸不可能在目前正進行的一系列試驗結束以前確定一個停止試驗的日期，但是仍應立即商訂關於此事的協定，這是一天比一天重要而且是刻不容緩的事。

一八四．對於雙方試驗方案必須訂定一個最後日期，而且這個日期必須立即在一條約中予以確定，因為如果希望等到雙方一系列試驗結束以後即可談判一個訂定停止核子競賽最後日期的有效協定，那是很危

⁵裁軍委員會正式紀錄，一九六一年一月至一九六二年十二月補編，文件 DC/203，附件一，J 節，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

險的事。假使我們等到雙方一系列試驗結束以後纔開始條約談判，雙方極不可能會不再提出他們現在已經提出來為目前試驗作辯護的同樣理由，即軍力平衡。

一八五．當一國科學家及軍事領袖發現對方國家在改進核武器或防衛他們攻擊這方面獲有重要資料或在技術與科學上得到進步時，以及當他們爭辯稱此種情勢造成核子不平衡或軍事優勢時，兩國政府就無法抵擋科學與軍事壓力而不得不以試驗答覆試驗，於是便永遠試驗下去。

一八六．那末誰或者怎樣阻止他們向下坡路走呢？

一八七．我們一再聲明我們反對雙方舉行試驗，我們覺得很遺憾世界輿論的喧囂還不能制住他們；但是如果核子國家堅持不理所有各國人民的熱烈要求並堅持搶奪永久軍事優勢的誘餌，那末我們大會中會員國便必須全力設法幫助這些國家以協議方式訂定一個日期——此時此地，在雙方一系列試驗結束以前——在這一天，今年或下年年初，必須最後並絕對停止這種毫無意義的核武器競爭。

一八八．雙方對立集團的政治家和統治者都曾在不同時間說過，核戰爭的結果就是我們所知道的文明末日，人類以及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毀滅。我們得悉目前已有的核武器和熱核武器，以及投遞這些武器至預定目標的器具及飛器，已足夠完全消滅地面上值得保存的一切事物——即自從人類歷史開始以來，經過許多年代的努力、苦難與勇氣而累積的寶藏。那末為什麼對目前已經非常兇殘有效的武器還要再求“改進”呢？

一八九．墨西哥代表團認為大會必須響應世界輿論表示其熱烈的願望和信念：核武器及熱核武器試驗應該儘早停止。

一九〇．為要促成這個目的，墨西哥代表團預備在適當時機向第一委員會提出一個措詞如下或類似下列措詞的決議草案：

“大會，

“關切核及熱核試驗之繼續進行，

“念及停止核武器及熱核武器試驗實有迫切需要，因放射降落物對目前及未來各代足以造成極嚴重之損害，

“復認為此種降落物之影響越出舉行爆炸國家之國家管轄領域而侵入其他國家管轄領域，對

其他各國人民以及一般人類之健康發生嚴重危險，

“認為核武器及熱核武器之爆炸為軍備競賽之最危險現象，如任其繼續，結果必產生戰爭，

“茲決定：

“一．促請核子國家儘速停止一切核武器及熱核武器試驗——地下或海面，大氣中或外空——但不得遲於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

“二．促請核子國家作為緊急事件繼續商談締訂有拘束力之協定，永久禁止一切核武器及熱核武器之爆炸。”

一九一．停止核武器試驗的日期不得遲於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這是我們在日內瓦建議的日期——對於國際氣氛具有有益的影響，可以幫助解決十八國裁軍委員會議程上其他有關問題，諸如制止散佈核武器問題、非核區域問題、如何防止因意外、錯誤或通訊工具損壞而發生戰爭的問題以及和平使用外空間問題等。

一九二．我們對於巴西代表團團長九月二十日向大會所發表的演說很感興趣。Mr. de Melo Franco 說：

“在原則上，巴西還贊成在世界上成立各個非核地帶，祇要這種提案之提出並不是為了冷戰而已，巴西之於冷戰一向不介入的。拉丁美洲可能會成立這樣一個地帶。”〔第一一二五次會議，第二十五段。〕

一九三．關於這一點我要指出墨西哥外交部長在日內瓦發表的下列聲明：

“我們覺得非核化能夠而且必須由各國以自行作成的決定予以實現——當世界性協定尚在商談之時。因此，墨西哥政府決定在其國家領土內既不主有也不接受任何種類核武器，或可能用以投遞此類武器的飛器。”

一九四．我們已往已經說過，我們認為成立非核地帶乃是一種臨時的和部分的措施，因為無論在何地

舉行核武器試驗，無論那一國負責，我們都是極力反對的。

一九五．一系列又一系列的核武器試驗，其威力一次比一次大，在外空的高度一次比一次高，全世界對於這種現象非常憂慮。外空乃是公有之物；公海也是公有之物；但是自從核武器試驗競爭開始以來，大國便將公有之物當作私有財產，任意在外空及公海行使管轄權而限制他人的權利。我們希望這種情形會改變，大國經大會本屆會援助之後，能夠達成那個絕對需要的協定，以確保維持和平並且永久消除核戰爭的危險。

一九六．柏林問題是目前國際情勢中的嚴重問題之一。世界輿論很不安地認為這種情勢威脅着和平，所以希望並祈禱各關係國家能夠和平解決這一問題。

一九七．柏林問題並不是大會本屆會的議程項目之一，但是我們認為主席先生以您所受有的特權以及所享受的尊敬或可在大會同意下考慮並探求是否可能是否宜於籲請各關係國盡力以和平方法解決這個非常嚴重和危險的問題，俾使世界和平不受此一問題的干擾，如閣下能如此做，一定很有裨益。

一九八．我已經說過，國家政策以及國際生活兩者所依據的原則是會改變的。我們現在認為不可能的事會成為實際可行，人類行為的動機會適應新的現實和原子時代的需要。或許我們沒有真正了解這個科學與工藝新時代的重要和意義。最實際的科學家以及最富於想像的思想家都不能設想到文明的限制、速度及其外貌，因為文明現在正以不可預料的速度並向不可預料的方向發展。

一九九．我們這一代是兩個時代的橋梁與鏈環。從現在過渡到將來，在思想和行動上都有痛苦的和劇烈的變化。人類的未來須視我們的能力是否足以擔負目前的責任而定。文明的火炬能否繼續世代相傳就得靠我們了。

午後六時三十分散會